

66 西安事變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張學良、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，扣留蔣介石及在西安的幾十名軍政要員，引爆了震驚中外的「西安事變」。韓復榘以其在華北的特殊地位，其動向足以影響全域，因而引起各方關注。

在南京方面，何應欽在第一時間致電韓復榘，通報情況，意在促其迅速表明態度。馮玉祥是十二日中午接到事變消息的，立即意識到問題的敏感性，當日下午即派鄧鑑三北上，「告韓、宋小心說話為主」。^{（註一）}行政院長孔祥熙亦派與韓復榘、宋哲元有舊的李毓萬、戈定遠、李世軍等前往濟南、北平，面見韓、宋，懇切關說，對韓「以勸張為言，而以蔣公安全堅其信」，

（註一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

並於十三日分電韓、宋致意。孔致韓「元電」云：「吾兄坐鎮東魯，負北方之重望，為中樞之屏藩，弭亂安邦，頂多偉話劃，蓋籌所及，尚望隨時賜示。漢卿素日為人，弟所深知，此次操切之舉，或激於一時情感，或迫於部下挾持，尤望專電勸釋，祛除誤解，免以閱牆之爭，致招覆卵之禍，是所至盼。」（註二）

十二日，即事變當日晚，張學良密電韓復榘，說明兵諫原因，是要「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」，「現在將蔣公請至西安暫住，國家大計由國人共決定」，請韓速派代表赴西安「共商國是」。隨後，韓又收到張、楊「八項政治主張」之通電及劉峙、商震等聯名呼籲營救委員長通電。

「西安事變」完全出乎韓復榘的意料，但韓對張學良的膽識十分欽佩。由於對「西安事變」的背景及各方態度還不甚瞭解，又有馮玉祥「小心說話」的告誡，起初還是採取審慎態度。

十三日，韓復榘召集主要幕僚及將領開會，討論「西安事變」問題及應對辦法。韓建議立刻給南京發電，主張當務之急是營救委員長脫險，並派省府參議靳文溪赴開封，面晤劉峙、商震，



張學良（左）與楊虎城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）

（註二） 王禹廷：〈西安事變釀成巨禍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一九八六年，第四十九卷，第五期，第一百一十二頁。

討論營救辦法。與會人員一致同意。韓當日覆電何應欽：「逃聞之下，徹夜未眠，事已至此，惟有設法營救委員長為第一要義。頃接經扶（劉峙）、啟予（商震）兩兄呼籲營救委座電，除派員赴豫外……」十四日，韓覆電孔祥熙：「南京孔院長鈞鑑：原密電敬悉。西安事變，舉世惶惑，值茲外患方殷，群情危懼之日，委座為全國領袖，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。惟盼鈞座與中央諸公，從速運籌決策，俾得其早脫險地，則此後一切問題，均可從容處理。臨電馳惶，佇候明教。韓復榘叩。寒。秘印。」（註三）

以上種種舉措，不過是韓復榘試探性的火力偵察。韓在與劉熙眾等少數參與機密的核心人物磋商後認為，「西安事變」發展下去無非兩種結果：一是建立以張學良為領袖、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，促成國內和平統一，一致抗日救國；一是演成大規模內戰，國家四分五裂，給日本侵略中國以可乘之機。第一種結果自然是最圓滿的，但要以不殺蔣介石為前提。只要蔣還活著，南京方面投鼠忌器，就不敢真打，也就避免了一場內戰；但也不能在形成新政府之前釋放蔣，否則一切還是老樣子。

十五日，張學良派一架軍用飛機抵濟，因飛機跑道不夠堅實，飛機降落時折斷螺旋槳，無法再使用。韓復榘乃派劉熙眾於十九日乘火車去西安。客車只通到洛陽，劉認識一位原空軍隊長，請他轉告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，派一架飛機送他去西安。王假意答應，卻用飛機把劉送到了太

（註三）〈西安事變檔案資料〉，《歷史檔案》，一九八一年第一期。

原，是時蔣介石已被釋放。

十六日，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學良，何應欽任討伐軍總司令，即日出征。是日，南京的空軍轟炸了隴海線上的渭南、華縣，地面部隊也開進潼關，步步緊逼，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。

「西安事變」爆發後，濟南的《新業日報》發表社論，主張和平解決，呼籲團結抗日。南京國民黨中宣部致電韓復榘，令其查封該報。韓在中宣部電報上批了兩個字：「不理！」（韓復榘有在電報上批字的習慣，抗戰之初，在李宗仁的電報上批了八個字：「南京不守，何守泰安」，結果遭遇不測。）

在南京，何應欽等力主轟炸西安，馮玉祥主張和平解決，雙方爭執不下。據傳何擬密謀刺殺馮於中山陵附近的韓公館。馮聞訊大驚，移住城外頭條巷辦公廳，並準備下一步逃離南京，潛往山東韓復榘處。（註四）

南京何應欽等主戰派咄咄逼人的姿態，使韓復榘十分反感。韓一改此前之審慎態度及「中立」立場，於二十一日以密碼形式致電張學良，稱讚張氏之非常行動為「英明壯舉」，並通知張、楊，他的部隊將「奉命西開，盼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」。（註五）韓之「馬電」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譯，

一石激起千層浪，南京高層極為震動，立即派蔣伯誠飛濟晤韓，同時電詢宋哲元意見。蔣伯誠對

（註四）高振亞：《馮玉祥將軍》，第一百七十四頁。

（註五）陳世松等：《宋哲元傳》，第二百七十四頁。

韓說：「蔣夫人及宋部長正準備親赴西安談判，委員長脫險指日可待了，你怎麼還發這種電報呢！」韓意識到「馬電」已洩露，乃顧左右而言他，敷衍過去。

宋哲元認為韓復榘的「馬電」太過莽撞，不僅於事無補，還得罪了蔣介石、何應欽。為協調立場，也為替韓轉圜，宋偕秦德純、鄧哲熙去濟南，在濰口車站與韓會晤。二十三日，宋、韓連名發表「漾電」。

「急！南京中央黨部、國民政府、軍事委員會、各院鈞鑒：各總會、各總指揮、各軍師旅長、各大學、各報館勳鑑：概自西安非常事變，舉世驚痛不已，伏念吾國年來在蔣委員長領導下，艱苦締造，始克完成統一。各地方長官縱因事實上特殊之困難，感覺有所不同，然無論如何，應論列意見，為中央統籌公決。萬不容在國難嚴重之際，再有自伐自殺之行動。不此之圖，竟成出軌之事，國人在憂惶震駭之餘，皆不能考其主張之奚若，則其結果，非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不止，所謂親痛仇快著是也。目前急務，約有三大原則：第一，如何維持國家命脈？第二，如何避免人民塗炭？第三，如何保護領袖安全？以上三義，夙夜徬徨。竊維處窮處變之道，回輿處經常不一，似宜盡量採取沉毅與靜耐，以求政治妥善通適之解決。設趨極端斷然之途徑，上列三義，恐難兼顧，或演至兵連禍結，不堪收拾之時！雖有任何巨大之代價，不能彌補挽救此種空前之損失。感茲事大，弟恐及今不計，將無以對國家，無以對人民，更無以對領袖。則雖椎心抱憾，毫無所濟。爰本殷憂焦慮之誠，僅申垂涕扣馬之請；敬祈諸公本飲冰如蘖之胸懷，執動心忍性之態度，

審外來之危機，測來日之轉捩，庶我領袖為國家之預定步驟，依然能在狂風暴雨之中，安全到達。則我國人民與領袖之光榮，縱蒙一時陰霾，更不能有毫髮之傷害。倘蒙俯（），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、在野名流，妥商辦法，合謀萬全無遺之策，所旋乾轉坤之功，胥拜諸公訃謨之賜。至於具體有效辦法，悉待諸公迅速洽議，一致進行，不勝盼幸屏營之至。宋哲元、韓復榘叩。漾印。」（註六）

然而「漾電」引起的轟動效應並不亞於「馬電」。

「漾電」主張和平解決「西安事變」，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讚賞，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質疑。「漾電」有悖於何應欽倡言的「軍事與政治兼顧之解決辦法」。「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、在野名流，妥商辦法，合謀萬全無遺之策」更被南京高層視為「節外生枝」、「別有用心」。

何應欽在致龍雲密電中謂：「主張召一鑒會議一節，應在委座回京以後方能舉行。否則，曠日持久，眾論紛紜，於營救委座與整飭綱紀兩均無益也。」（註七）

孔祥熙對林森、馮玉祥、戴季陶、程潛等說：「韓、宋本人之電均為擁護中央，而此電不同，奇怪！」馮為韓、宋開脫說：「韓、宋在北伐，皆勇敢善戰，但讀書太少，心思太粗。發電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討，可以不必顧慮。不過去人看看，把中央旨意詳告，確有必要。」

（註六）〈西安事變檔案資料〉，《歷史檔案》，一九八一年，第一期。

（註七）〈何應欽關於不接受韓復榘等解決陝變三原則致龍雲電〉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《國民政府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檔案》。

南京方面派蔣伯誠赴濟南，何競武赴北平，分別會晤韓復榘、宋哲元，說明情況。

二十四日，孔祥熙分別致電韓復榘、宋哲元，針對「漾電」作出解釋。孔命冀察政務委員會駐寧代表李世軍轉告秦德純，請宋哲元「對於『漾電』後段之主張，詳審考慮」，意即要求宋、韓收回原電。

嗣後，李毓萬就宋、韓「漾電」之事回憶說：「蔣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西安脫險抵洛陽之時，孔（祥熙）先生正在南京高樓門孔邸召集中央黨政軍要員開會，商討大計，並研究駁斥宋哲元、韓復榘聯名的『漾電』。因該電忽要求召開國是會議，似與宋、韓前此的公私來電主張不同。當時我在場，正在草擬斥宋、韓的電稿，忽聞洛陽打來長途電話。孔先生接到電話，即席宣布說委員長已安抵洛陽，……至此，對宋、韓的電報也就不予理會了。……關於宋、韓的電文末端不妥之語，事後知道是被何其鞏篡改的（何後被孫桐萱、曹福林等將領驅離濟南）。宋、韓與孔先生的私人關係本來很好，他們的態度我也早有瞭解。西安事變那天，我正在兗州，代表孔先生參加至聖奉祀官孔德成的婚禮。韓復榘忽有長途電話召孫桐萱，孫趕至濟南，韓告以西安事變之事。孫回兗州，將此事告我，又打電話給韓，告以我在兗州，韓復榘即令孫桐萱陪我當夜乘車去濟南。次早，請我吃早點，以便面談。韓復榘表示：目下情況不明，想派與楊虎城相識的人去西安先探探真相。一面要我打電報給孔先生，代他請撥飛機一架，一面要我轉懇孔先生嚴囑報界，先不要過分刺激張、楊，以免逼他們走極端，對蔣先生的安全反更有礙。就韓復榘當時談話

看來，足以證明他的態度很好。」（註八）

二十餘年後，孫桐萱也回憶說：「事後，我們曾問過韓關於發出『馬電』和『漾電』的經過。韓說：『那（『馬電』）是給張漢卿捧場的，因為他過去在我們打劉珍年時幫了很大的忙。後來宋明軒找我商量對時局表示態度，又發了一個『漾電』。『馬電』的電稿是何克之（何其鞏）由北平到濟南和我們談時局問題時擬交給我的，當時我並沒有細看。事已過去，我想無甚關係。』」孫顯然不同意韓所謂的「無甚關係」，他斷言：「蔣對韓的這些舉動，也不會不知道，特別是對於韓發出『馬電』一事最為懷恨，蔣、韓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，實自此始。」（註九）

馮玉祥在南京與聞承烈談到此事時也說：「韓、宋之通電好似隨便一發的。」（註一〇）

何其鞏早年當過教員、記者，一九二四年投筆從戎，在馮玉祥軍當一名上士文書，旋去蘇俄留學，接觸共產主義理論。一年後回國，擔任馮的秘書、秘書長，參加北伐。一九二七年，馮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何任豫南行政長官。一九二八年六月，北伐結束，出任第一任北平市市長。西北軍解體後，擔任安徽省政府教育廳長，旋改任財政廳長。一九三五年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（委員長宋哲元）。

（註八） 李毓萬：《孔祥熙與我——李毓萬先生談孔祥熙》。

（註九） 孫桐萱：〈韓復榘被扣的前因後果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五十四輯，第一百頁。

（註一〇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。

二十二日，宋子文、宋美齡等到達西安，與張學良、楊虎城談判。二十三日上午，張、楊提出釋蔣之先決條件：由蔣介石出面，在西安召集朝野各界官員名流大會，出席者應包括陳果夫、李（宗仁）、白崇禧、李濟琛、馮玉祥、孫夫人、韓（復榘）、宋（哲元）、劉湘、宋子文、張學良等。大會達成協議後，蔣方可離開西安。宋子文對此建議大感意外，他在日記中寫到：「我對如此條件感到失望，因為我瞭解南京方面的態度，他們不會接受。他提出了不召開名流及政府官員大會的反建議。」

張、楊建議「召集朝野各界官員名流大會」，與韓、宋在「漾電」中提議「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、在野名流，妥商辦法，合謀萬全無遺之策」均發生在同一時間（二十三日），意見也完全一致，顯然不是偶然的。

二十五日，「西安事變」和平解決，下午五時五十分，被釋的蔣介石到達洛陽。據說當時韓復榘正在濟南省政府打麻將，聽到這個消息後，當著南京方面派到濟南的蔣伯誠面，把眼前的牌一推，說：「這叫什麼事嘛，沒想到張漢卿做事情這麼虎頭蛇尾！」後人評說：「就是這句話種下他（韓復榘）以後殺身的基因。」（註一一）

二十七日，毛澤東致函韓復榘，表示願意合作抗戰。信中說：「西安事變，西北抗日局面成立，先生主張和平解決，今已達到目的。惟蔣氏難免又受群小包圍，延緩抗日發動亦意中事。今

（註一一）王禹廷：《西安事變釀成巨禍》，《傳記文學》，一九八六年，第四十九卷，第五期，第一百一十三頁。

後如何改組國防政府，如何組織全國之抗日聯軍，如何確定救亡大計，均願與先生及魯軍方面切實合作。」（註一二）

蔣介石獲釋後，韓復榘致蔣「有電」，表示「慶幸」（註一三），並於二十九日派張鉞赴寧對蔣進行慰問。

蔣介石回到南京後，宣布扣留並審判張學良，同時調兵遣將，進迫西安。韓復榘對此持反對立場，在與南京方面交涉過程中，還充當東北軍代總司令于學忠的代言人。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，韓在致孔祥熙、何應欽密電中，將于氏致南京電全文轉錄：「孔部長庸之兄、何部長敬之兄勳鑑：自密。頃接蘭州于主席孝侯真電。文曰：西安事件實有不得已之苦衷，所提主張，意在停止內戰，一致對外，並非走入偏鋒。外傳赤化之說，尤與事實不符，其為故意捏造，不言而喻。自張副司令恭送蔣委員長返京後，已現和平商討之景象。方期集思廣益，共定國是，孰料張副司令留京未返，潼關東撤之中央軍，轉而增兵西進，甚至陝甘駐軍亦嚴令限期調動。袍澤聞之，憤慨異常。老子有『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畏之』！東北軍亡省破軍，現所存者，只此生命。若並此生命而亡，不許其存在，則死有何懼？中央如欲息事寧人，則下列三事實有提前解決之必要：（一）即日恢復張副司令之自由，可促其返陝。（二）潼關、華縣一帶之中央軍即日東撤。（三）陝甘

（註一二）《毛澤東年譜》，一九三六年。

（註一三）南京《中央日報》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。

駐軍照現在位置，暫時不動。至其他問題，或關國家大事，或難即時解決，不妨邀集各方從長計議，求一全國公正之辦法。現在中央軍明言和平解決，而暗調大軍壓迫。似此辦法，無異抱薪救火，薪不盡，火不滅，遷延日久，恐更無以善其後。此間共同主張對政治途徑不拒絕，對武力壓迫不屈服。內部團結堅實，所有一切，已有相當布置。惟目擊國勢岌危，實不願再見鬩牆之爭。

吾兄愛護國家，愛護東北袍澤，倍逾尋常，尚乞鼎力幹轉，指示周行，無任盼感。再蘭垣上月文（十二）晚，稍有軍事，次日即復原狀，現已安謐如恆。等語。弟未便置覆，特電以聞。弟韓復榘叩。寒。印」（註一四）韓一方面以此向南京轉達東北軍將士死戰到底的決心，另一方面也暗示

自己願與東北軍共進退之立場。翌日，孔覆韓密電：「承示孝侯真電，至感關注。對於陝甘善後，中央正在力為處理。我兄未曾作覆，甚為讚佩。」又有資料披露：韓曾表示，如中央軍進攻西北，山東將出兵徐州，以武力制裁。（註一五）

韓復榘在「西安事變」中始終站在張學良一邊，當是犯了蔣介石的大忌，對此，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，只要看看張、楊的結局，韓嗣後之被殺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動鑒一日，韓復榘應蔣介石電召，赴杭州報告一切。其間，韓曾向何應欽提出，擬會見被幽禁在奉化的張學良。韓的要求被當局認為是「不識時務」而遭婉拒。消息傳出，

（註一四）〈西安事變檔案資料〉，《歷史檔案》，一九八一年第一期。

（註一五）陳民：〈西安事變善後失誤的再認識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，一九九〇年，第四期。

引起各方極大興趣。韓離杭前接受媒體採訪，在記者追問下無奈說：「本人赴奉化訪張學良否，未定。」

韓復榘歿後，馮玉祥在漢口對劉熙眾說：「……很多人私下裡說，這是（蔣介石）對雙十二事件的報復，看來是頗有道理的。」（註一六）

若干年後，一位黃埔軍校第十八期畢業生在臺灣偶然邂逅張學良，記下一段溫馨感人的文字：

「一九七〇年的一天，于斌主教因病住進了臺北的榮民總醫院。我這個曾受恩於主教大人的教子，自然在病房裡陪著他。那天下午，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，我則坐在帷幔外面守護著他。這時，一個老人走了進來，也沒跟我搭話，徑直來到帷幔後，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來。過了好一會兒，主教大人醒了，大概發現有人跪在床前，便問：『是誰來看我呀？』老人這才開口說道：『主教大人，張漢卿為你祈禱求福！』主教大人忙說：『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』張學良摸摸主教的手，然後站了起來，又一言不發地出去了。」（註一七）

（註一六）劉熙眾：〈韓復榘被殺前後〉，《一代梟雄韓復榘》，第二百七十四頁。

（註一七）張慕飛：〈我邂逅的名人〉，《讀者》，二〇〇七年第十一期。

前西北軍秘書長、第一任北平市長何其鞏



《西北文化日報》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導。

